

罗马史

第三卷

〔德〕特奥多尔·蒙森 著



商務印書館

罗 马 史

第 三 卷

〔德〕特奥多尔·蒙森 著

李稼年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7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史 第3卷/[德]蒙森(Mommsen, T.)著;李稼年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ISBN 7-100-04145-7

I. 罗… II. ①蒙… ②李… III. 古罗马—历史 IV. K
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 第 10188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LUÓMǎ SHǐ

罗 马 史

第 三 卷

[德]特奥多尔·蒙森 著

李稼年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4145-7/K·807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张 13 1/4

定价: 21.00 元

11.4 *Theodor Mommsen*

RÖMISCHE GESCHICHTE

(History of Rome)

Band III

(J. M. Dent and Sons Ltd. 1920)

根据慕尼黑德意志袖珍书籍出版公司 1984 年德文版翻译,校订时参考了

伦敦 J. M. 登特父子有限公司 1920 年英译本

目 录

第三卷 自统一意大利至征服迦太基和希腊诸国

第一章 迦太基·····	2
第二章 罗马与迦太基争西西里之战·····	23
第三章 意大利扩展至其天然疆界·····	51
第四章 哈米尔卡和汉尼拔·····	70
第五章 汉尼拔战事至坎尼之战为止·····	94
第六章 汉尼拔战事——自坎尼之战至扎玛之战·····	117
第七章 西方自汉尼拔合约至第三期结束·····	165
第八章 东方诸国与第二次马其顿战争·····	184
第九章 罗马对亚细亚王安条克之战·····	219
第十章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	248
第十一章 政府与统治者·····	275
第十二章 土地和资本管理·····	317
第十三章 信仰和礼俗·····	343
第十四章 文学和艺术·····	360

第三卷 自统一意大利至征服 迦太基和希腊诸国

“叙史为难”

萨路斯特

第一章 迦太基

闪米特族居于古典世界各民族之中,可是不在他们之列。闪族的中心在东方,古典世界的中心在地中海;战争和迁徙虽可变更各民族的畛域,使他们成交互错综之势,深刻的异族之感过去和现在始终深入人心,把印度日耳曼族与叙利亚人、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截然分离。说到那向西散布最广的闪族——腓尼基人,也是如此。他们的发祥地在一条狭窄的海岸边上,位于小亚细亚、叙利亚高地和埃及之间,称为迦南(Canaan),意谓“平原”。这个名称是该民族自用的唯一名称,就是在耶稣纪元时期,非洲农人仍自称为迦南人。但希腊人称迦南为“紫颜料产地”或“红人之乡”,红人指腓尼基人;意大利人也惯称迦南人为布匿人(Punians),我们仍惯称他们为腓尼基人或布匿人。此地颇宜农业,可是那优良的港湾以及丰富的木材和金属却最利于商业发展;东边的大陆非常殷富,地中海浩瀚无垠,岛屿星罗,港湾骈列,所以人类初见大规模商业的曙光,或者就在这海陆相接之处。腓尼基人把所有勇气、机智和热心,都用在发展商业和随之俱来的航海术、制造业和殖民事业,使东方和西方得以连成一片。在早得难以置信的时期,这种人已见于塞浦路斯和埃及、希腊和西西里,甚至大西洋和北海。他们的商业范围西起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和康沃尔(Cornwall),东至马拉巴(Malabar)海岸。他们经手的,有东方的黄金和珍珠、推罗的紫颜料、非洲腹地的奴隶、象牙、狮皮和豹皮、阿拉伯香料、埃及麻布、希腊的陶器和美酒、塞浦路斯的铜、西班牙的银、英格兰的锡和爱尔兰的铁。每一民族所需要或能购买的物品,腓尼基水

手无不一一供给；他们漫游各处，可是他们爱乡心切，总以其狭窄的本土为归宿。

在历史上，腓尼基人实堪与希腊民族和拉丁民族齐名，不过古代民族力量的发展各偏一方之说，又由他们得到新的证明，或且最有力的证明。在精神境界中，高尚而永久的创造起于阿拉美民族的，无一是由腓尼基人而来。就某种意义而言，信仰和知识首先是阿拉美人的特产，其传到印度日耳曼人那里的乃是来自东方；可是据我们所知，在阿拉美族的宗教、科学和艺术之中，腓尼基的却无一占独立的地位。腓尼基人的宗教概念粗糙而简陋，他们的崇拜似乎意在助长淫欲和残暴，而无意加以节制。对于其他民族的宗教，腓尼基宗教毫无特殊影响的痕迹可见，至少在历史昌明时期如此。腓尼基建筑或造型艺术，堪与意大利相比的绝不可见，更不必说与艺术发祥地相比。最古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际应用都源起于巴比伦，或者就在幼发拉底河一带地方。人类最初追寻星宿的轨道，大概就在这里；他们最初分别语言的声音而形之于文字，也是在这里；他们开始对时间、空间，以及在自然界发生作用的力量进行思考；天文学、纪年学、字母和度量衡的最古遗迹莫不指向此一地区。无疑，腓尼基人为自己的工业利用了巴比伦精美巧妙的手艺，为他们的航海业利用了观星术，为他们的商业利用了表音的文字，以及各有等差的度量衡制，他们销售他们的货物，同时也散播了许多重要的文明种子。可是，字母或人类智能的其他产物，都无法证明为此族所特有，而他们传给希腊人的宗教的和科学的思想，颇类飞鸟的漫洒谷种，而不类农夫的撒播种子。希腊人，甚至意大利人，一与能受文明的民族接触，便能使蛮族受到教化，并使之与己同化，腓尼基人却全无这种能力。在罗马武功所及之处，伊比利亚人和凯尔特人的语言都为罗曼系的语言所消灭；今日非洲柏柏尔人所用的语言，仍是汉诺(Hannōs)和巴尔基底(Barcides)时代所用的

语言。

最重要的，与印度日耳曼族相反，阿拉美族缺乏建国的本能，以及争取自治自由权的独创思想，腓尼基人亦复如是。当西顿（Sidon）和推罗的全盛时代，统治幼发拉底河的国家与统治尼罗河的国家长期交争腓尼基人之地，该地有时属于亚述人，有时属于埃及人。希腊人城市的力量仅及其半，竟能自治独立；而西顿人则虑事审慎，他们以为东行的驼队商路或埃及的海港若被封闭，其所失必远远多于最重要的贡献，所以他们宁愿按时纳税，应时势的转移，或纳之于尼尼微（Nineveh），或纳之于孟斐斯（Memphis），在别无他法之时，甚至拿船舶去给两王助战。腓尼基人在国内既耐心忍受统治者的凌虐，在国外也绝不放弃和平经商之业另采争城夺地之策。他们的居留地只是商馆。由他们的眼光看，获得远方的广袤领地而在那里费力而持久地推行殖民事业，不如与土人互市交易的重要。他们甚至对于自己的竞争者也避免兵戎相见；在埃及、希腊、意大利和西西里东部，他们都任人排挤出来，几乎毫无抵抗；古代争西地中海霸权的大海战，如阿拉利亚（217 年，即前 537 年）和库弥（280 年，即前 474 年）两战，都是埃特鲁斯坎人在攻打希腊人之战中身负重担，而不是腓尼基人。争斗如果可以避免，他们总竭力妥协从事，腓尼基人从来没有征服凯雷或马赛利亚的企图。腓尼基人发动侵略战自然也就更少。在较古之时，他们只有一次出师进攻——即非洲的腓尼基人遣军大征西西里之役，终于在希梅拉地方为叙拉古的格伦所击破（274 年，即前 480 年）——只因他们是波斯大王的顺民，并且要避免参加对东方希腊人的战事，所以他们对西方的希腊人出兵挑战，正如本年他们的叙利亚同胞，事实上不得不在萨拉米与波斯人共遭败绩。

这不是怯懦的结果；驾武装船只行在陌生的海洋，需要有雄勇之心，而雄勇之心，只有到腓尼基人中间去寻找，这事实已屡为他

们所证实。这更不是缺乏坚韧性和独特的民族性所致；事实适为其反，阿拉美族不但以其精神武器，而且也以其鲜血保卫他们的民族性，以抵抗希腊文明的一切诱惑和东、西方暴君的一切压迫；他们抵抗之顽强实为印度日耳曼族一向所不能及，由我们西方人看来，其顽强有时似超乎人性，有时似不如人性。这是缺乏政治意识的结果；尽管他们有极深沉的种族观念，极笃实的依恋祖城的心肠，但这缺点却表示腓尼基人最独特的本性。他们不以自由为可爱，不以霸权为所愿；《士师记》中说，“他们像西顿人那样安静地生活着，喜悦而无忧，拥有财货。”

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发达最速而最稳妥的，莫过于推罗人和西顿人在西班牙南岸和非洲北岸所建立的殖民地；波斯大王的武力，希腊水手的危险竞争，都达不到这一地带，在这里土人与外来人的关系无异于在美洲印第安人与欧洲人的关系。沿着这些海岸，腓尼基人的城市欣欣向荣，为数众多，其中最为尊显、远胜他城的就是“新城”、迦塔达(Karthada)，即西方人士所谓迦太基(Karchedon或Carthago)。迦太基不是腓尼基人在这个区域的最早殖民地，它或许是受邻近的腓尼基人在利比亚的最古城市乌提卡(Utica)保护下的一个城市，可是由于地势无比便利和居民勤勉异常，它不久便凌驾于邻国，甚至凌驾于祖国之上。巴格拉达河(Bagradas即Mejerda)流经北非产粮最丰之地，迦太基所处位置距此河的旧河口不远，位于一片涨起的肥沃冲积地之上；该地至今仍建有农舍，橄榄林和橘林遍布，地势向平原缓缓倾斜，在海岸处终于一个海水环绕的地岬。它居北非大港突尼斯湾的中心，在这良港最适于大船寄碇之处，岸边即有可供饮用的泉水，所以此地对于农业、商业，以及两者的交易非常便利，以至不但此处的推罗殖民地是腓尼基人第一个商业城市，而且就在罗马时期，迦太基城一经恢复，即刻成为帝国第三大城，至于今日，这里的情势远较以前不利，地

址远不如以前选得精当，却仍是一座拥有十万居民的繁盛城市。占有这种地位，又居住着这样多人口的城市，其在农、工、商业上的繁荣自不待言；但有一个问题尚待解答：这个殖民地在政治上何以能达到腓尼基其他城市所达不到的权势地位？

甚至在迦太基，腓尼基人在政治上仍采取消极政策，这事实不乏明证。就是在它达到隆盛时代以后，迦太基仍向土著马克西尔（Maxyes 即 Maxitani）部落的柏柏尔人缴纳此城所占地面的地租；此城虽受大海和沙漠的保护而不忧东方各国的侵犯，却似乎仅徒托虚名地承认波斯大王的主权，并且常向他纳贡，以保全其与推罗和东方的交通。

可是，腓尼基人尽管甘于俯就屈从，却有一种情势发生，使他们不得不采取更强有力的政策。希腊移民的洪流势不可挡地向西奔腾而去，它已把腓尼基人排挤出希腊本土和意大利，开始在西西里、西班牙，甚至在利比亚也这样做。如果腓尼基人不愿全被消灭，便非据守一地起而反抗不可。这次他们所要抵抗的不是波斯大王而是希腊商人，昔日他们只要帖然从命，纳税进贡，便可继续经营其工商业，此时却不然。马赛利亚和昔兰尼已经创设，西西里东部全落入希腊人掌握，这是腓尼基人认真抵抗的最后时机。迦太基人负起这个责任，长期的艰苦战斗之后，他们遏住昔兰尼人的进展，于是希腊文化不能侵越的黎波里（Tripolis）沙漠以西。此外，西西里西端的腓尼基移民在迦太基人援助下，抵御希腊人的侵袭，甘愿受其同种族的强盛城市的保护。这些胜利发生于罗马纪元第二世纪，腓尼基人因此能保有地中海的西南部，缔造这些胜利的城市也因此得以成为全国的霸主，同时也改变了它的政治地位。迦太基不再仅仅是个商业城市，因为它志在统治利比亚和地中海的一部，因为它不得不如此。佣兵制的兴起大概也大有助于这些胜利。约在罗马纪元第四世纪中叶，佣兵制始风行于希腊，可是在

东方人中间,尤其是在卡雷人(Carians)中间,这制度的兴起远较此为早,始行此制的或许就是腓尼基人。当外国的募兵制度把战争变为大规模有利可图的投机事业时,这便与腓尼基人的性格习惯十分相投。

大概因为在国外得了这些胜利,迦太基人才改变了他们在非洲的地位,由佃户变为业主,由被人容忍变为征服他人。迦太基商人素来须向土人缴纳地租,似乎到了 300 年(即前 450 年)前后,他们才把这地租废除。这种变化使他们能经营大规模的农业。腓尼基人无时不汲汲于利用他们的资本兼为地主和商人,并且用奴隶或雇工实行大规模的农业;大多数犹太人都挣着工钱为推罗的富商大贾在这方面效力。现在迦太基人始能用一种与近代种植园相近的制度,毫无限制地吸取利比亚丰饶土地的产物。带锁的奴隶从事耕作——我们见一个公民竟拥有奴隶 2 万人。不但如此,四周地区的农村——很早时候,大概在腓尼基人移来以前,农业即已输入利比亚,这大半是埃及人所为——也被武力征服,利比亚的自由农民变为佃户(fellahs),须把土地所产的四分之一贡献地主,并且受按时征兵制的支配,编成迦太基本土的军队。迦太基人与边界上游牧部落(νόμαδες)的战争无时或息,可是一串屏障保住游牧部落所环绕的地方,于是游牧部落被驱回沙漠和山岳,或被迫承认迦太基的主权,缴纳贡献,供给援兵。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前后,他们的大城德维斯特(Theveste 即 Tebessa,在梅杰尔达河(Mejerda)发源之处)为迦太基人所克。这就是见于迦太基国家条约的“臣属市镇和部落(ἐθνη)”;前者是不自由的利比亚村落,后者是臣属于迦太基的游牧部落。

此外还有其他居于非洲的腓尼基人,即所谓利比腓尼基人(Libypoenicians),也在迦太基统治之下。利比腓尼基人一方面包括由迦太基分出的小殖民地,在非洲北岸全部和西北岸一

部——西北岸必非不重要，因为仅就大西洋岸而言，一度曾有这种殖民 3 万人——另一方面包括腓尼基人的老殖民地，在今日康士坦丁省 (Constantine) 和突尼斯的贝力克 (Beylik) 沿海的为数尤多：如希波 (Hippo 以后改称 Regius, 即 Bona)、哈德鲁梅顿 (Hadrumetum 即 Susa)、小列波第 (Little Leptis 在 Susa 南, 为腓尼基人在非洲的第二大城)、达普苏 (Thapsus 也在此区) 和大列波第 (Great Leptis 在的黎波里附近)。这些城市如何成为迦太基的附庸——究系因赖迦太基的保护以抗昔兰尼人和努米底亚人 (Numidians) 的攻击而自愿为附庸, 或系出于强迫——今已无法考证；所能确定的只是就在官方文书中他们也被称为迦太基的臣民, 他们须拆毁他们的城墙, 他们须纳贡和出兵助迦太基。然而他们不必服兵役和纳田赋, 而只出定额的人员和金钱, 例如小列波第每年缴纳巨款达 365 塔兰特 (talents 合 9 万镑), 并且他们在法律上与迦太基人平等, 两方以平等资格互通婚姻。^① 独有乌提卡得免此难, 保住他的城墙和独立, 这或许不由于乌提卡自己的力量, 而由于迦太基人对于这旧保护主的虔敬；腓尼基人对于这种关系确实怀着非常的敬意, 与希腊人的淡漠完全相反。甚至与外国交际,

① 描写这一重要阶级最明白的话见于迦太基的条约, 条约里一方面示其与乌提卡人有别, 又一方面示其与利比亚属国有别, 称之为“那些适用同等法律的迦太基属国”(οἱ Καρχηδονίων ὑπαρχοὶ ὅσοι τοῖς αὐτοῖς νόμοις χρῶνται)。他处又称他们为同盟市 (συμμαχικοὶ πόλεις) 或纳贡市。他们与迦太基人的通婚权见于戴奥多拉 (Diodorus), 而所谓“同等法律”自含有财产权。腓尼基旧殖民地也包在利比腓尼基人以内, 可以称希波为利比腓尼基城为证；另一方面, 关于由迦太基分出的殖民地, 汉诺的周航志有云：“迦太基人决使汉诺航行至赫尔克力斯柱之外, 并创立利比腓尼基城市。”大致看来, 迦太基人用“利比腓尼基”一字, 不用为一个民族的名称而用为宪法中代表一个阶级的名词。这见解完全与一种事实相合, 即由文法看, 这名称代表与利比亚人混合的腓尼基人；由事实看, 至少在设立孤悬异域的殖民地时, 利比亚人常与腓尼基人同居共处。在名称和宪法关系上, 罗马的拉丁人与迦太基的利比腓尼基人的相似, 实属明确无疑。

“迦太基和乌提卡”也永远联合着提出条件，缔结约章；这种情形却不妨害远较重要的“新城”在事实上对于乌提卡行使霸权。如是，这个推罗商馆变为北非一个强大的帝国，奄有自的黎波里沙漠至大西洋之地，在西部（摩洛哥—Marocco—和阿尔介—Algiers）仅稍为肤浅的占据沿海一带而止，可是在东方较富饶的部分（今康士坦丁和突尼斯），他的势力却伸入腹地，他的疆界南进不息。迦太基人，如古代一个作家饶有意味的话，变为利比亚人。腓尼基文明盛行于利比亚，正如在亚历山大出征之后希腊文明盛行于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不过二者深浅不同而已。游牧酋长的朝廷都操腓尼基语，用腓尼基文，较文明的土人部落用腓尼基字母写他们的语言；^①可是要把他们完全腓尼基化，却不合于这民族的精神，也不是迦太基的政策。

迦太基何时变成利比亚的首都，因为这变化必是由渐而至，其时代更不易断言。上述作家指汉诺为此国的改革家。如果这指与罗马首次战争时在世的汉诺而言，他便仅可被视为完成新制的人，新制的实行大概在罗马纪元的第三、第四世纪。

与迦太基的兴隆同时并进的有腓尼基祖国大城的衰落；西顿如是，推罗尤其如是，这城的繁荣半毁于内乱，半毁于外患，他遭罗马第一世纪的萨尔马纳撒（Salmanassar），第二世纪的奈布科德罗斯（Nebuchodrossor），第五世纪的亚历山大三次围攻，受祸尤烈。推罗的贵族和老店大部迁到那安全隆盛的迦太基，把他们的才智、

① 我们所谓利比亚或努米底亚的字母，指柏柏尔人自古至今用以书写其非闪族语的字母而言，字母导源于原始阿拉美字母的不可胜数，而此居其一。利比亚字母固然有几个形式比腓尼基字母尤近于阿拉美字母，可是我们绝不能因此便谓利比亚文字不源于腓尼基人而源于更早的移民，正如意大利字母有一部分形式较古，我们也不能因而谓其非导源于希腊字母。我们毋宁假定，利比亚字母起源于腓尼基字母之时，早于腓尼基文今存的记载的书写时代。

资产和遗风一同带去。腓尼基人与罗马发生接触之时，迦太基已确为迦南人的首城，一如罗马已为拉丁各民社的首城。

可是利比亚的帝国仅是迦太基势力的一半，在同一期间，他的海上霸权和殖民地的统治也有一样强大的发展。

在西班牙，腓尼基人的首府是推罗人的原始殖民地加的斯（Gades 即 Cadiz）。除此以外，他们在此地的东西两方有一串商馆，在内地有银矿区，所以他们所占的地方略当于近代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和格兰那达（Granada）两省，至少当这两省的沿海一带。他们不务从凶悍的土人手里取得内地；他们只占据矿区、交通站、采贝和其他渔业的场所，甚至在这些地点，他们也不易保持地位以抗拒附近的部落。大概严格说来，这些地方不算是迦太基属地，而算是推罗属地，加的斯不在迦太基的进贡城市之数；可是在实际上，西方一切腓尼基人都奉迦太基为霸主，加的斯也是如此，迦太基派兵援加的斯人抵抗土人，并且设立商业殖民地于加的斯以西，可为明证。而且就在早年，埃布苏（Ebusus）和巴勒利群岛（Balears）已为迦太基人所据，一方面用为渔场，一方面用为对马赛利亚的前哨，在这些地方他们与马赛利亚人作凶狠的战斗。

同样，在罗马纪元第二世纪末叶，迦太基人已据有撒丁岛，他们以利用利比亚的方式利用这岛。土人退居岛内多山的腹地，以免受农奴制的束缚，正如非洲的努米底亚人退居沙漠边缘；于是腓尼基的殖民团被派到喀刺里（Caralis 即 Cagliari）和其他重要地点，沿海肥沃地带有利比亚的农夫来耕种，成为农产丰饶之区。

在西西里，梅萨那海峡和占全岛大半的东部已在早年落于希腊人手；可是腓尼基人得迦太基人的援助保持附近较小的岛屿：埃加底（Aegates）、梅里达（Melita）、高洛（Gaulos）、科西刺（Cossyra）等，马尔他岛（Malta）的殖民地尤为殷富繁荣；他们也据有西西里的西岸和西北岸，由这里先藉着牟提亚（Motya）后藉着里列班与

非洲维持交通，藉着帕诺穆(Panormus)和索隆顿(Soluntum)与撒丁岛维持交通。西西里的腹地仍为土著的埃里密人(Elymi)，西喀尼人(Sicani)和西塞里人(Siceli)所据。希腊人既已被阻而不能再进，全岛便入于较为和平的状态，以后迦太基人受波斯人的唆使，兴兵攻岛上邻国的希腊人也没有永久破坏和平，以后和平仍大致继续存在，直至雅典远征西西里(339—341年，前415—413年)而后已。这两个互相竞争的民族决计互相容忍，双方大致各保其境。

这一切殖民地和领土本已甚为重要，但就他们成为迦太基海上霸权的栋梁而言，则更形重要。北非海岸的主人翁既据有西班牙南部、巴勒利群岛、撒丁、西西里的西部和梅里达，又禁止希腊人殖民于西班牙东岸、科西嘉和锡儿第沙洲(Syrtes)地带，他们的领海成为对外锁闭的海，西方的海峡为他们所垄断。只有在第伦海和高卢海，腓尼基人不得不许外国与他们竞争。埃突斯干人和希腊人在这两海互相抗衡一日，这种情形便可忍耐一日；迦太基人认为前者的竞争为患较轻，甚至与之结一共御希腊人的联盟。可是到了埃突斯干人覆亡，而迦太基人按照这种勉强联盟的惯例不竭力加以挽救，阿尔西巴底的大计划又归失败，于是叙拉古卓然成为希腊人的头等海权国，莫能与争；这时不但叙拉古的统治者自然始想统治全西西里，而且迦太基也被迫采取更为振奋的政策。他们与其强大而无耻的敌人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348—389年，即前406—365年)作持久顽强的战争，其直接结果是那些介于其间的西西里国家不沦亡即变弱——双方都以造成这种结果为务——于是叙拉古人与迦太基人分据西西里岛。此岛最兴旺的城市——塞理努斯(Selinus)、希美罗、阿格里真坦、介拉和梅萨那——都在这些不幸的战争中为迦太基人所毁灭；狄奥尼修斯见希腊文明在那些地方被毁或被禁，未尝不欣然而喜；这样，他倚赖募自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的外国佣兵，便可以统治那些一片荒凉或立有军事殖

民地的省份，他的政权更为稳固。迦太基将军玛哥在克罗宁（Kronion）一战（371 年，即前 383 年）得胜，所结和约把希腊城市狄尔美（Thermae 即古代的希美罗）、塞介斯达（Segesta）、赫刺克莱亚·密诺亚（Heraclea Minoa）、塞理努斯和阿格里真坦所领直抵哈力古河（Halycus）的部分都归在迦太基治下。这交争此岛的两国都认为此约不过是暂时的和解；双方以后仍互相排挤不休。迦太基人前后共历四次——老狄奥尼修斯时代的 360 年（即前 394 年）、帖茂良（Timoleon）时代的 410 年（即前 344 年）、阿加托克里时代的 445 年（即前 309 年）、皮罗斯时代的 476 年（即前 278 年）——为西西里全岛的主人翁，仅余叙拉古的坚城作梗；叙拉古人在强悍的领袖如老狄奥尼修斯、阿加托克里和皮罗斯之下，也差不多有这些次似乎将要把非洲人逐出岛外。可是优势日益倾向于迦太基人方面，他们通常发动攻势，虽其坚毅不挠的精神不及罗马人，可是因为希腊人城市困于党争，四分五裂，他们的攻势却有条有理，奋力以赴，远胜于希腊人的守势。腓尼基人按理可以期望他们掌握中的利物不至永为痼疾或佣兵头目所夺；而且当时至少在海上胜负已经决定：皮罗斯想恢复叙拉古舰队一事是最后一次的企图。这次失败以后，迦太基舰队控制西地中海全部，没有敌手；他们想占领叙拉古、雷吉纳和塔伦顿，可见他们势力的强大和他们目标的所在。又有一个与这些同时并行的努力，就是他们要日益垄断这区域的海上贸易，使外国人和属国臣民都不得染指；任何暴行是凡能助其达到目的的，迦太基人未尝有所畏缩。地理学的开山祖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 479—560 年，即前 275—194 年）生当布匿战争之时，谓外国水手驶向撒丁或加的斯海峡的，若落于迦太基人之手，无不被投在海中；事实与其说完全相合：据 406 年（即 348 年）的条约，迦太基明言西班牙、撒丁和利比亚的港口对罗马船只开放，而据 448 年（即 306 年）的条约，迦太基却禁罗马船只